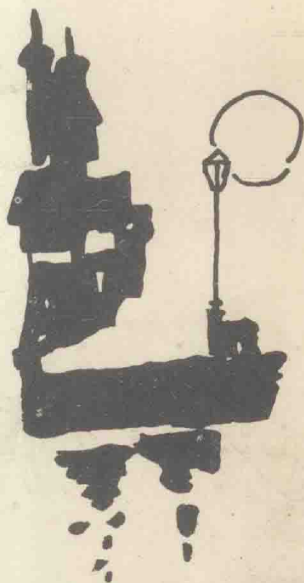


艺苑新韵

徐荣耀 编著



艺苑新韵

徐荣耀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弘揚民族民間藝術
繁榮社會主義文化

張敬之

發展業餘文藝創作
提高人民精神生活

歡迎各界人士投稿

要物 必多

艺苑新韵 曲坛小花，我很
喜欢它！它也将得到许多热爱
曲艺的朋友们的欢迎与尊敬！

袁丽田

曲唱新時代
彩筆寫華章
楚天春正好
大治遠雅香

蔣敬告

盛世风华有奇，
金秋顿生春意，
情如枫叶红，
文似清江水碧，
新韵·新韵，
艺苑别有情趣。

何世华

《艺苑新韵》序

文成国

柔情的清江，从山里流出，一路蜿蜒，缓缓滑过鄂西广袤的地面，在枝城市完成曲折的历程，注入滚滚长江。长江豪壮，清江质朴，它们的相汇赋予枝城市以特有的潇洒气度。冬春交替，岁月悠远，多少年来，枝城市人临江而栖，涉长江之险而壮筋骨，饮清江之水而养性情。他们不屈的劳作和耕耘，丰腴了枝城市的土地和原野，他们的号子和歌声，随两江波浪而跌宕起伏，并迂徊于鄂西南的山山岭岭，使这一方水土的漫长历史变得愈来愈光彩奕奕，清纯可人。

断岸千尺，江流有声。

枝城市是有血有肉的城市，枝城市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民。即使在今天，枝城市人依然保持着质朴和进取的可贵品格。一方面，他们投身经济建设的洪流，搏浪击水，使这座年轻的城市如初升之旭日，渐露辉煌；另一方面，在拼搏之余，他们也田间地头，瓜棚架下，或古道西风，或小桥流水，侃一回奇闻大家同乐，道两段趣事轻松身心，真个是怡然自得，其乐无疆。曹孟德所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想正是此意吧。

这本《艺苑新韵》，便是枝城市本乡本土的曲艺作品集。文艺界的朋友，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将人们的口头作品一一收集，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做了一件很好的实事，我们应当感谢。编入书中的作品不脱离当今火热的改革生活，不故作风花

雪月之呻吟，扬崇高正直之风范，贬卑琐鄙陋之德行，文白相间，雅俗共赏，很值得看，值得读，值得保存和流传。希望所有读到这本《艺苑新韵》的枝城市人能有所感悟，有所教益，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信念更坚定，进取更努力，精神更愉悦，从而，为枝城市的崛起腾飞尽一份力，增一份光，这样，也才不枉为沐浴两江哺育之恩的枝城市人。

值《艺苑新韵》出版，我不揣寡陋，拉拉杂杂一篇，聊以为序。

（作者系中共枝城市委书记。）

一枝红杏出墙来

(代序)

彭万廷

枝城市(宜都县)是我工作过二十年的地方,就这个意义而言,枝城市是我的第二故乡。

枝城市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诗如画的八百里清江由此注入万里长江;枝城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高山藏宝,流水淌金,绿野春华秋实;枝城市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地方,西汉置县,始名夷道,二千一百二十七年前(公元前134年),司马相如使唐蒙通西南夷,开夷道由此出,置夷道县,属南郡。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曾在这块土地上排演;历代名家风流倜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文章曾在这块土地上撰成……

而今,杨守敬的子孙们,吸吮清江的乳汁,饱餐枝城的五谷,开启文化的积淀,弘扬民族的精华。于是,诗歌出现了,散文面世了,小说发表了,故事刊载了,戏曲演出了……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象春潮一般涌动,象春笋一般破土,象春花一般怒放,象春蚕一般吐丝……汇集于此的这些篇章,仅是白浪一朵,青竹一竿,红杏一支,银丝一缕……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这溶溶春色,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是文明建设的新生活,是新时代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源泉。枝城市的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

作者，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肩负时代的神圣使命，他们爬山涉水，走村串乡，下厂进校，体验生活，勤奋写作，慰问演出……他们讴歌改革开放，讴歌两个文明建设，讴歌勤劳勇敢而又极富创造精神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针贬时弊，鞭挞丑类，颂扬正义与光明……于是，一支又一支红杏出墙了，出墙了，装点社会主义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装扮五彩缤纷的枝城山山水水；装饰丰富多采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装璜五光十色的长街、高楼、宽窗、大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中，枝城市的经济在发展，枝城市的文化在繁荣。《艺苑新韵》就是一面镜子，反映枝城市“女大十八变”的姣美容颜；《艺苑新韵》就是一根尺子，衡量枝城市文艺工作者坚持“两为”与“双百”的一片赤诚；《艺苑新韵》是一本佳作，她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她显露着生活的质朴，她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她滚淌着建设的热浪……她是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认真读一读的。

感谢枝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写作、编辑、出版了《艺苑新韵》这本书，使我先睹为快。愿枝城市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与创造精神发扬光大！

因为我从事文化工作，因为枝城市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遵同仁朋友之嘱，所以我写了上面这段不似文章的文字。读者诸君，请勿见笑。还是欣赏枝城市朋友们的大作吧！

（作者系宜昌市文化局局长）

目 录

贺敬之题词	
罗扬题词	
夏雨田题词	
蒋敬生题词	
何忠华题词	
《艺苑新韵》序	文成国(1)
一枝红杏出墙来(代序)	彭万廷(3)

传奇撷英

燃烧的仙女洞	(1)
悠悠山情	(45)
童 贞	(77)
虎哀	(92)
石冢	(117)
寒月流星	(151)

故事选粹

沙套子的怪事	(165)
一把手传奇	(169)

贺龙认亲·····	(177)
武小郎出山·····	(180)
艺出一家·····	(183)
第十七次相亲·····	(186)
大姑娘相命·····	(190)
夷陵大战别传·····	(193)
午宴新吃·····	(196)
月夜下的较量·····	(199)
山乡情·····	(202)
李先念五来宜昌城·····	(207)
红色的文具盒·····	(210)
妈妈回来了·····	(213)
西郭先生·····	(217)
“小不点”智擒“三只手”·····	(219)
选妈妈·····	(222)
小书迷·····	(224)
和平“鸽”行动·····	(227)
三个酒麻木·····	(230)

曲苑杂坛

雪夜呼声·····	(232)
巧巧与憨憨·····	(237)
喜相逢·····	(242)

储窗内外·····	(248)
科长与么鸡·····	(253)
星期天·····	(257)
翁媳巧遇·····	(264)
夕阳情·····	(269)
太阳伞下·····	(275)
联姻·····	(282)
如此大胆·····	(288)
侯老四·····	(293)
枝城姑娘夸枝城·····	(299)
五官趣谈·····	(305)
神奇的饮料·····	(310)
相女婿·····	(313)
人情·····	(323)
石书记请客·····	(336)
捉“贼”记·····	(344)
路边新歌·····	(349)
古怪行长·····	(354)
包所长收税·····	(358)
小两口用奖金·····	(362)
忧喜协奏曲·····	(365)
渡口情·····	(370)

燃烧的仙女洞

李宇明

第一章

1

他在崎岖的山道上攀登，通过令人谈虎色变的大风口，到口子南部的一个小煤矿区。那里有几个人靠开发小煤矿发了财，成了大富户。他自信聪明、能干、会算计，发得了财。目下，腰里揣了几百元借来的钱，想去碰碰运气。

他知道闯大风口的危险。听人说过，当大风袭来时，狂风吹过两座高山夹着的峡谷，大树拔起来，水泥电线杆都可以刮倒。

这是深秋季节，天，蓝得像清江水。满山的红叶，在秋风中摇曳，一条卧躺在谷底的小溪，蛇般地蜿蜒着向北流去。他听得见溪流的歌声。一个人影儿也没有，房子，偶尔能见着一两幢。

走着，走着，忽然，他听见一种声音，呜——，像是汽车在泥坑里打滑时引擎的轰鸣声，先是远远地，一会，向他身边袭来。

他慌了！一定是他最害怕的大风袭来了！像有一个巨人，

在他的背上推着，他的脚不听使唤，直往前蹿！

完了！今天要葬身谷底了！他死死抓住一根不太粗的树。忽然，他感到被提到了半空中，手还死死地抓住那棵树……

2

当整个大风口笼罩在恐怖中的时候，当有人在大风的袭击下，濒临死亡的时候，她却安静地坐在被大风裹胁的家里，安闲自在地编织麻鞋。

她的家，是一个奇特的房子。这儿原是一个小山洞——仙女洞。好久好久以前，有流水穿洞而出。后来干涸了。她的祖上就在洞里安了家，洞外结了冰凌，洞里暖和得可以不穿棉衣；洞外骄阳如火，烤得人们大汗涔涔的时候，坐在洞里可以不摇扇子，晚间睡觉还得盖上薄被。两扇木门把一切纷扰、一切烦恼关在洞外。

爹妈早死了。她和那个三天难得讲一句话的哥哥住在这洞里。家太穷，靠几亩薄田养不活。哥哥便背着打来的獐子、狍子到镇上、县城去卖钱。乡亲们住得相距太远，去最近的一家也得过溪翻山，走上个把钟头，太远了。她就一个人干活，晚上在灯下边做活计，边做着山里姑娘奇特的梦。

她听风呜呜的咆哮声，知道八面来风，一年总有那么几天。把门一关，任山风使着野性儿狂奔乱跑，她才不管它哩！

粗茶淡饭，布衣麻履，她不愁。愁的是连一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她害怕这种死一般的寂寞。她会唱歌，可是唱给谁听呢？当她唱着山歌的时候，那最忠实的听众便是她每天牧放的两只山羊。

她有时也站在挂在洞壁上的大镜前，看着自己的脸蛋、身影。圆圆的脸，发育得很成熟的身段，充塞着衣衫的每一个缝隙。20出头了，还不该有一个知心人儿了吗？

她想飞出这大风口，她想去镇上、县里落脚。不是因为害怕穷困，害怕荒野，而是怕寂寞。这个在小学读书时被人叫做山雀的活泼姑娘，真想一下扑到一个热闹的去处。

洞外，大风的吼叫停止了。只有树叶窸窣窸窣轻微摆动的声音，和那溪水汨汨的流动声。她想起了她的两只羊。那羊是不怕大风的，它们一定钻进了一个小山洞。应该去把它们牵回来。“咩……咩咩……”亮起清脆的嗓子，呼唤着亲爱的伙伴。两个雪球在山间小道上滚动。“咩——”这声音应和着她。她感到一阵快意。

小羊呵，小羊，
雪白的衣裳，
青草呵，青草，
小羊的食粮。

哼着这自编的牧歌，踩着夹着砂石的路，伸手去牵羊脖子的缰绳，突然她停住手，明亮的双眸盯着山坡上的一棵泡桐树，那树上挂着什么？

人！一个衣服被撕得稀烂，脸上、手臂上流着鲜血的人！

她飞快地跑近泡桐树。“哎哟——”那人呻吟着。她心一惊，突突地跳动：

活的！活人！